



✧忆海拾珠

# 艰苦岁月求学路



又到了大学开学新生报到的日子,一个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,满怀对大学新生活的向往与憧憬,带着父母的千叮万嘱咐踏上求学之路。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60年代初,我们那代人的大学求学之路。

□张机

那个年代,乘飞机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。学生坐火车只能买最便宜的硬座票,还有可能要坐货运车(那时叫闷罐车,车厢内无座椅,乘客席地而坐)。即便是省内的长途汽车,由于道路不畅,也不是天天有班车,车速慢似蜗牛。

1960年7月,我毕业于济南一中并参加高考,那时候的高考规定:先填报志愿后参加统一考试。考生要按理工、农医、文史三大类填报志愿,填表时每类还得按一二三的顺序,填写三个学校。由于录取率低,上大学机会难得,班主任老师再三强调,最后一项一定要填上服从分配(服从调剂志愿)。我们心里只装有一颗红心,两种准备”的纯真情怀,考上大学光荣,考不上不气馁,正是“条条道路通罗马”的淡定心态。其实那个年代的高考,学生完全是被动应试,高考成绩既不通知学校,更不会告知考生本人,还不

允许查分数,任凭“上边”录取,与现在相比,那时极其缺乏透明度,考生毫无知情权。那时候高考贯彻阶级路线是至高无上的,执行“成绩不是录取的唯一标准”的政策,家庭出身比高考成绩更为重要……

当年我考取了师范院校。那时是票证时代,粮食按人口限量供给,高中生每人每月27斤粮食定量,一切副食品凭票供应,每月发肉票、糖票、豆腐票、火柴票等。布票每年发一次,即便考取大学,也难得做件新衣。到外地上学也买不起帆布包,柳条包这种奢侈品,于是干脆把被褥、衣服等包在被单里,外面用麻绳捆成井字形的行囊,买个廉价的尼龙网兜把脸盆等日用品装好,便是一个即将入校的大学生的全部家当。

我自幼生长在济南,从没离开过家,第一次出远门外出上大学,头一次坐火车,父母自然有些担心,那时候家庭生活拮据,家人是没有条件为我送行的。记得离

家的前一天晚上,做过小学教师的父亲嘱咐我,一人在外一定好好读书,不可浪费光阴。母亲则在火炉上给我炒炒面。做法极为简单,把面粉在文火上炒到刚刚发黄,近似熟面了,稍放点白糖,等炒面凉了母亲给我用一条新毛巾缝了个粮食袋装好,嘱咐我,等晚上念书饿了,开水冲冲喝,充饥用。当时每人最好的粮食就是每月供应5斤白面粉,这些炒面就是我的点心了。

我读大学的几年间,正好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。那是个粮食不够瓜菜代的年代,读师范院校的学生可以享受免生活费的待遇,学校每月发给学生27市斤饭票(其中只有5斤细粮饭票,其余是玉米面和地瓜面饭票),食堂师傅常用萝卜缨、地瓜秧、地瓜叶子等用豆面拌合蒸成“小豆腐”作为主食,纯细粮的馒头、米饭很稀罕。学生每8人分成一个小组,吃大锅菜,大家轮流做值日生,

从食堂打回一盆菜,平均分配(好似供给制)。即便如此,也难填饱肚子,学校周边是农村,星期日几个同学相约,到社员收割后的田地里刨落在地里的庄稼,像手指粗的胡萝卜、刨碎的地瓜、没有长饱满的瘪花生等,都成了我们用来充饥的食品。我们还自嘲是“粮食复收队”,仔细找,细心刨,做到颗粒不丢,来节省学校的饭票。

让我终生难忘的是,现在似乎再没有人愿吃的那种淡而少味的炒面,区区三五斤却陪伴我度过了整整一个学期。平时舍不得吃,每当晚自习后饿极了或者考试前,用保温瓶的水冲上一点充充饥,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母亲的身影,父亲的话语……

再后来,我把盛炒面的毛巾袋洗干净保留起来,每到放假回家都和考试成绩单一起交给父母,假期过完返校时,我又会带着父母的嘱咐和一袋炒面,高高兴兴地踏上返校之路。

✧方言土语

## 趣话“二百五”



“二百五”是我国流传甚广的一个俗语,几乎传遍了大江南北。如今在本山大叔的小品中又简化成了“二”。我的老家泰安叫“二疾”。它的含义大家都心领神会,不用再做解释。但是,其中的历史故事却鲜为人知。

□朱晔

据说,战国时期身挂六国帅印的说客苏秦被人暗杀了。齐王盛怒之下,发誓要给他报仇雪恨,但是久久查不到凶手。于是他想了个计谋。他让人割下苏秦的头颅,悬挂在齐国国都(今临淄)的城门上,张贴出告示说:苏秦是内奸,杀他的是齐国除了一个定时炸弹。应该赏黄金千两,望义士前来领赏。

榜文一贴出,就有四个人前来声称是他们杀的苏秦。齐王说:“你们可不许说谎。”这四个人一口咬定是他们所为。齐王说:“好,真勇士也,赏给你们黄金千两。可你们打算怎么分呢?”四人回答:“平分,一人二百五。”这时齐王变脸了,他拍案而起,厉声说道:“来人,把这四个‘二百五’拉出去砍了!”

还有一种说法是,这句话来自“推牌九”。牌九是旧时的赌具,其中有“二板”(四个点)和“么五”(六个点)两张牌。这两张牌和在一起是十个点,在推牌九时被称作“毙十”。“毙十”在牌九中是最小的点,谁都比它大,它什么牌也吃不了,所以牌局上的赌友就用二板和么五的简称“二板五”来形容那种什么也干不了的无用之人。久而久之,在流传过程中发生音变,“二板五”成了“二百五”,它的含义也变成讽刺那种自作聪明,办事不靠谱,脑子缺根弦的主了。

上面第一种说法涉嫌戏说,大可不必较真。第二种说法也很牵强。其实,“二百五”俗语的由来,很可能与古代钱币有关。古钱币外圆内方,中间有方孔,所以古钱又曰“孔方兄”。古人为了携带方便,就用绳子从孔中把钱串起来,一千枚为一贯,后来叫一串。到了清朝,一串又称一吊。《红楼梦》里凤姐就说过,袭人月银是2两,晴雯等大丫头的月钱是一吊钱。一千枚钱称一吊,一枚钱又称一个子,五百钱就是半吊,用半吊不够一吊的数,比喻人的心眼不灵透。楚剧是一个古老的地方剧种,由清代道光年间鄂东流行的哦啊腔与黄陂、孝感一带的山歌、道情、竹马、高跷及民间说唱等融合形成,楚剧有一出传统小戏《半吊子卖鞋》,是一个绰号“半吊子”的鞋匠腊月三十卖鞋过年的故事。说明那时就有了“半吊子”一说。

如今济南话还经常说某人说话办事没准头,是“半吊”或“半吊子”。“半吊的一半”就是“二百五”,原指二百五十文大子。后来却经过发挥,成了形容“比半吊还半吊”的骂人话。

✧壁月钩沉之三

## 那山那寺

□高晶继

卧龙山和石佛寺地处淄博南定东边的一片肥沃平坦的土地上。其南面是漫泗河,北面是崔军,东面是旦村和田家村。有一座小山,南北长不足一华里,东西至多百米,约有十几米高。山似乎没有山坡,只是从平地上拱出一堆土红色的石头,突兀地立在那里。山北面是石佛寺,寺门朝南,占地十几亩。寺庙有二进院,后院里边有三栋古式二层楼,砖石结构,都有廊厦,北边一栋稍微高一点。寺里原有石佛,据说是释迦牟尼像。

按当地风俗,乡亲们都在清明节来这里赶庙会。当年信众芸

芸,香火旺盛,每年的清明庙会都吸引着方圆百里的人们。我七岁那年第一次到这里赶庙会,庙会上有很多花花绿绿的玩具和吃食。“玻璃咕咕咕叭,一个铜元仁”,玻璃吹成的小鸭小鹅,灌进彩色的汽水,能玩能喝。那涂着银粉的花杆红缨枪,那糖稀吹成的孙悟空猪八戒,白面捏成的哈巴狗、金鲤鱼都让孩子们激动不已,临走总想买几件。

后来的岁月中,我去淄博一中上中学,去济南上大学,都要从这里走。每逢走到这里,总爱驻足观赏这里的山石松柏和寺院。在一片平坦开阔的原野上这山这寺凸立着,成为一处神秘和空灵的所在。我总觉得这里是《聊斋志



▲石佛寺

异》中许多故事背景的幻化,荒丘坟塚幻化成仙山神庙,残址废墟幻化成殿堂豪宅,蒲松龄的灵光在这里似隐似现。

再后来,许多人在这里开山取石,拆砖弄瓦,其间还炸死了几

个人,从此,山与寺消失。都说这里阴气太重,也就无人再来,一切都成了过去。可我,一直记得那山那寺的真实存在,更愿意那山那寺是幻化的,以后会重现。

## 蓬莱阁下的奇遇

□雷长风

我是个懒人,很少写日记。近日整理抽屉,却发现一个破旧的硬皮笔记本,打开一看,里面竟是20年前记下的三篇旅游日记,其中一篇,就是“蓬莱奇遇”。

1991年9月,我在烟台开会,住的地方距离芝罘海湾不远。平生第一次看到大海,感到无比神奇,所以每天早起都到海湾看日出。一天,我正在为沾着水滴,腾地跳出海面的橘红色太阳惊呼时,一位在海边溜达的当地人告诉我:“看日出还是到蓬莱,那里才叫壮观”。受好奇心驱使,9月17日凌晨3点,便与几位同伴一起驱车前往蓬莱仙境。

在蓬莱阁附近的海滨看日出,的确是另一番光景,比芝罘海湾更有情致,更有韵味,更让人心潮澎湃。但这不算奇遇,只要天气晴好,这样的景观天天都能看到。在欢呼、赞叹、拍照留念之

后,我们一行5人,迎着清新明丽的霞光,踩着退潮不久的松软沙滩,被一波一波浪花挑逗着,沿海边捡拾贝壳。正走着,一同伴突然惊叫:“快看,飘来个啥东西!”随声望去,看到一个小圆桌一样大的物体,正被哗啦哗啦的浪潮推过来,最后搁浅在海边。我们挽起裤腿,下水把它抬上沙滩。只见它前部有两三米长的触须,五颜六色,非常好看,后部是一个很大的白色透明体,手摸上去,像是一坨凉粉,光滑而柔软。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,几个人一时手足无措,不知该如何处置。

不一会,过来一位正要出海捕鱼的老人,我们向他请教,他也露出惊讶的目光,说:“这是个海蜇,你们从哪弄的?”我们说是海浪冲上来的。他也啧啧称奇:“我打鱼几十年了,也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海蜇。快把它弄回去,让厨房处理一下,搁在这里,时间太长它会自己化掉的。”我们把海蜇头和

须送给老人,把晶莹透亮的海蜇肉装上车,让司机送回开会的宾馆。司机回来说,厨师也都很惊奇,上秤称了称,足有100多斤,要是再加上头和触须,恐怕150斤也不止。那天晚上,参加会议的100多人,都品尝了鲜美的海蜇汤。

一个内陆人,第一次走近海边,就碰上了让打鱼人都非常羡慕的好运,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奇遇。莫非这海蜇是迷路了?或是在海底太寂寞,想出来见见世面,透透空气?难道跟我们一样,也是来逛这蓬莱仙境?要不就是受八仙派遣,给我们送来一个惊喜?

在这之后的20年,我遍游杭州湾、海南岛、北戴河等海滨,在三亚甚至还潜到水下20多米,虽然每次都用心寻找,但再也没有看到过海蜇。我也曾问过无数到海边旅游的朋友,他们也没有一个人见过海蜇。当我把在蓬莱捡到大海蜇的经

历讲给他们听时,他们都说是一个奇遇。

神奇的蓬莱海滨,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蓬莱的云海奇观、海市蜃楼,顿时,一种神秘而美好的幻想浮现脑际:蓬莱仙境,莫非真的有一种仙气?甚至,我还下意识地感到,这种仙气,来自八仙。过去,他们从这里渡海,留下了传诵千古的神话故事,如今他们仍然在这里居住,给我们带来神秘的奇遇。

我是个无神论者,但鬼使神差,整整20年来,每到八九月份,我就会想到蓬莱仙阁,都有一种故地重游的冲动。不是为了海蜇,是为那海滨的神奇!

